

世界 不平等 报告 2026

Coordinated by

Lucas Chancel

Ricardo Gómez-Carrera (Lead Author)

Rowaida Moshrif

Thomas Piketty

Foreword by

Jayati Ghosh

Joseph Stiglitz

执行摘要

WORLD
INEQUALITY
LAB

协调人:
卢卡斯·尚塞尔
里卡多·戈麦斯-卡雷拉
鲁瓦伊达·莫什里夫
托马斯·皮凯蒂

首席作者:
里卡多·戈麦斯-卡雷拉

研究团队:
丹尼尔·桑切斯-奥多涅斯

数据协调员:
罗瓦伊达·莫什里夫

统计方法协调员:
伊格纳西奥·弗洛雷斯

数据团队:
曼努埃尔·阿里亚斯-奥索里奥
伊格纳西奥·弗洛雷斯

传播经理:
爱丽丝·福维尔

设计:
里卡多·戈麦斯-卡雷拉

本报告参考了以下作者近期发表的研究论文:
法昆多·阿尔瓦雷多; 玛丽·安德烈斯库;
曼努埃尔·阿里亚斯-奥索里奥; 路易斯·鲍
卢兹; 尼廷·库马尔·巴蒂; 托马斯·布兰
谢; 菲利普·博特; 皮埃尔·布拉萨克; 朱
莉娅·卡热; 卢卡斯·尚塞尔; 乔纳斯·迪
特里希; 迪玛·埃尔·哈里里; 马修·费舍
尔-波斯特; 伊格纳西奥·弗洛雷斯; 瓦伦蒂
娜·加布里埃利; 阿莫里·盖坦; 里卡多·戈
麦斯-卡雷拉; 塔纳萨克·詹曼纳; 罗曼·卢
贝斯; 克拉拉·马丁内斯-托莱达诺; 莫哲
勋; 科妮莉亚·莫伦; 马克·摩根; 罗瓦伊
达·莫什里夫; 斯特拉·穆蒂; 特蕾莎·尼
夫; 加斯顿·涅瓦斯·奥菲达尼; 莫里茨·奥
德斯基; 托马斯·皮凯蒂; 安妮-苏菲·罗比
利亚尔; 伊曼纽尔·萨埃斯; 爱丽丝·索达
诺; 安莫尔·索曼奇; 加布里埃尔·祖克曼;
阿尔瓦罗·苏尼加-科尔德罗

**本报告还借鉴了世界不平等实验室相关研究
人员的广泛成果。**

**世界不平等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所做的广泛
研究, 相关资料可访问:**

<https://inequalitylab.world/en/team/> 及
<https://wid.world/team/>

网站:

Dataviz Centric

编辑:

菲利普·戴恩斯格
雷厄姆·弗兰克兰

翻译:

莫卓贤

本报告承蒙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不平等实验室以及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WISE Horizons #101095219）资助项目支持。

世界不平等实验室，2025年

知识共享许可协议《2026年世界不平等报告》，CC BY-NC-SA 4.0

未经出版方许可，严禁将本报告翻译、转译或复制为任何其他语言。

引用格式：Chancel, L., Gómez-Carrera, R., Moshrif, R., Piketty, T., 等. 《2026年世界不平等报告》，世界不平等实验室。wir2026.wid.world

本报告设有专属网站。欢迎访问：wir2026.wid.world



《2026年世界不平等报告》（WIR 2026）是该旗舰系列的第三版，此前已发布2018年版和2022年版。这些报告汇集了全球200余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学者隶属于世界不平等实验室，共同构建了全球不平等历史演变的最大数据库。这项集体研究为全球不平等议题的讨论提供了重要依据。研究团队重新塑造了政策制定者、学者及公众对不平等规模与成因的认知，凸显了全球富豪阶层的分离主义倾向以及实施高端税收正义的紧迫性。其研究成果已影响到从各国议会到二十国集团等国际论坛中关于财政改革、财富税及财富再分配的讨论。

在此基础上，《2026年世界不平等报告》拓展了视野。它深入探讨了定义二十一世纪的新型不平等维度：气候与财富、性别差异、人力资本获取不均、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对称性，以及正在重塑民主政治的地域鸿沟。这些主题共同揭示：当今的不平等已不仅限于收入或财富层面，它正渗透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

当今世界在人力资本获取方面的不平等依然极其严重，其差距之大可能远超多数人的想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均教育支出仅约200欧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而欧洲为7400欧元，北美和大洋洲则达9000欧元——两者差距超过1:40，约为人均GDP差距的三倍。这种差距塑造着代际间的人生成遇，固化了机会地理格局，从而加剧并延续了全球财富等级制度。

报告还显示，气候变化的责任分配远非均衡。尽管公众讨论常聚焦于消费相关的排放，但新研究揭示了资本所有权如何在排放不平等中扮演关键角色。全球最富有的10%人群占私人资本所有权相关排放量的77%，这凸显了气候危机与财富集中密不可分。解决之道在于有针对性地重塑助长排放与不平等的金融投资结构。

在性别不平等方面，如果将隐性的、无偿的劳动纳入计算——这些劳动大多由女性承担——性别差距将显著扩大。综合考虑有偿与无偿活动，女性每小时劳动所得平均比男性低32%。这些发现不仅揭示了持续存在的性别歧视，也反映出社会在劳动价值评估与劳动分配方面存在的深层低效。

在国际层面，《2026年世界财富报告》揭示了全球金融体系如何加剧不平等现象。富裕经济体持续享有“超额特权”：每年超过全球GDP1%的财富（约为全球发展援助资金的三倍）通过净收入转移、利息支付和估值效应从贫穷国家流向富裕国家。扭转这种动态是实现全球公平战略的核心。

报告最后强调了国家内部地域分化的加剧。在许多发达民主国家，大都市中心与小城镇之间的政治立场分歧已达到百年未见的程度。公共服务获取、就业机会及贸易冲击承受能力的不平等，正在撕裂社会凝聚力，削弱再分配改革所需的政治联盟。

执行摘要

除大量创新数据外，《2026年世界不平等报告》构建了理解经济、环境与政治不平等交织的分析框架。报告呼吁重启全球合作，从根源上解决这些分歧：通过累进税制、人力资本投资、将气候责任与私有资本所有权挂钩，以及建立能够重建信任与团结的包容性政治制度。

不平等长期以来始终是全球经济的一个核心特征，但到2025年，其程度已达到必须引起紧急关注的水平。全球化与经济增长的收益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世界上大部分人口仍在为获得稳定生计而挣扎。这些鸿沟并非不可避免，而是政治与制度选择所导致的结果。

本报告基于世界不平等数据库及最新研究，全面呈现了收入、财富、性别、国际金融、气候责任、税收及政治领域的不平等现象。¹

研究结论清晰表明：不平等现象依然极端且持久存在；其表现形式跨多重维度，这些维度相互交织并相互强化；它正在重塑民主制度，瓦解政治联盟并侵蚀共识基础。然而数据同时揭示：不平等是可以减少的。再分配转移支付、累进税制、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强化劳动权利等政策在某些情境下已初见成效。对千万富翁征收最低财富税等提案，彰显了可用于教育、医疗和气候适应的资源动员规模。缩小不平等不仅关乎公平正义，更是增强经济韧性、维护民主稳定、保障地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世界极度不平等

数据揭示的首要且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不平等现象仍处于极高水平。图1显示，当今全球收入最高的前10%人口所获收入超过其余90%人口的总和，而全球最贫困的半数人口的收入仅占全球总收入的10%以下。财富集中度更为惊人：顶层10%人群掌控着全球四分之三的财富，而底层半数人群仅持有2%。

当我们视角从前10%群体继续上移时，财富分配状况更为极端。图2显示，仅占人口0.001%的顶级富豪——不足6万名千万富翁，如今所控制的财富就相当于全人类一半人口财富总和的三倍。

他们的财富份额从1995年的近4%稳步增长至如今的6%以上，凸显了不平等的顽固性。

这种财富集中不仅持续存在，而且还在加速。图3显示极端财富不平等正在急速加剧。自1990年代以来，亿万富翁和千万富翁的财富以每年约8%的速度增长，几乎是全球底层半数人口财富增长速度的两倍。最贫困群体虽有微弱增长，但完全被顶层的惊人财富积累所掩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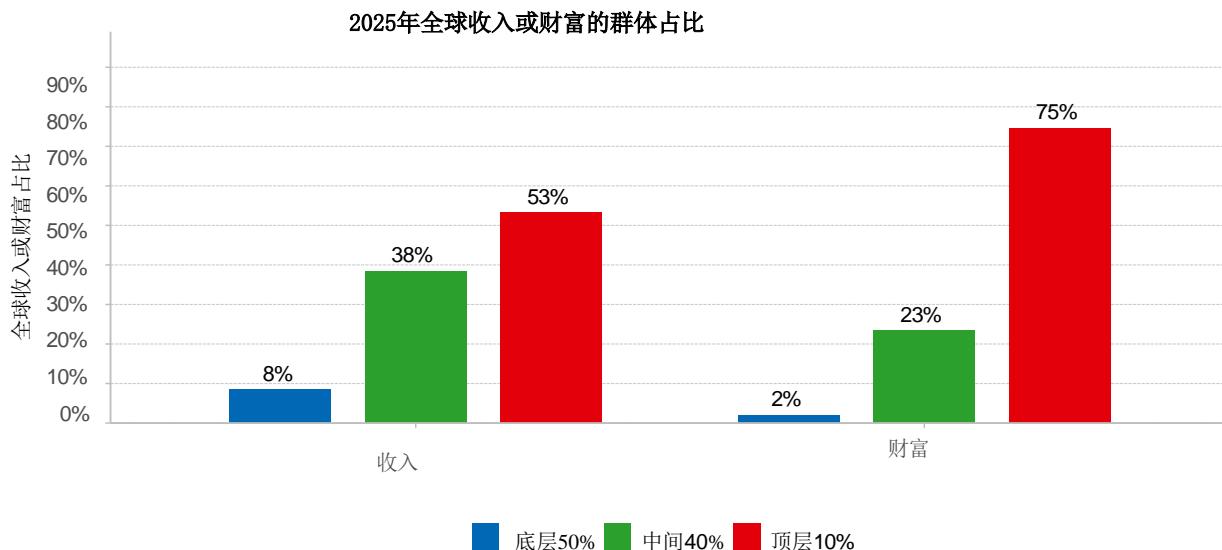
其结果是：少数精英掌握着前所未有的金融权力，而数十亿人却连基本的经济稳定都难以企及。

不平等与气候变化

气候危机既是集体挑战，也是深刻的不平等问题。图4显示，全球最贫困的半数人口仅产生3%的与私人资本所有权相关的碳排放，而最富有的10%人群却贡献了77%的排放量。仅最富有的1%人群就产生了41%的私人资本所有权相关的碳排放量，几乎是底层90%人群总排放量的两倍。

这种差异关乎脆弱性。排放量最低的人群（主要来自低收入国家）恰恰最易遭受气候冲击；而排放量最高者则拥有更多资源来适应或规避气候变化后果。因此，责任分配的不平等也意味着风险分担的不平等。气候不平等既是环境危机，也是社会危机。

图1. 世界极度不平等



解读：全球底层50%人群占据2025年购买力平价（PPP）衡量总收入的8%。全球底层50%人群拥有2%的财富（按2025年PPP计算）。全球前10%人群拥有75%的个人总财富，并占据2025年总收入的53%。需注意的是，财富持有者未必是收入持有者。收入数据为个人领取养老金及失业救济金后的数值，且未扣除税款与转移支付。**数据来源与系列：**wir2026.wid.world/methodology。

性别不平等

不平等不仅关乎收入、财富或排放量。它更深植于日常生活结构之中，决定着谁的工作获得认可、谁的贡献得到回报、谁的机遇受到限制。在众多持久且普遍存在的差异中，最持久且普遍存在的鸿沟是男女之间的差距。全球范围内，女性仅获得劳动收入总额的四分之一出头，这一比例自1990年以来几乎不变。按地区分析（图5），中东和北非女性占比仅16%；南亚和东南亚为20%；撒哈拉以南非洲为28%；东亚为34%。欧洲、北美、大洋洲以及俄罗斯中亚地区表现相对较好，但女性劳动力收入占比仍仅约40%。

女性的工作时间持续长于男性，收入却低于男性。图6显示，平均而言女性每周工作时间比男性多出53小时（男性为43小时），若计入家务和照护工作。然而她们的工作价值始终被低估。若不计入无偿劳动，女性时薪仅为男性的61%；若计入无偿劳动，这一比例骤降至32%。这种责任分配失衡限制了女性的职业发展机会，削弱了政治参与度，并阻碍财富积累。因此性别不平等不仅是公平问题，更是结构性低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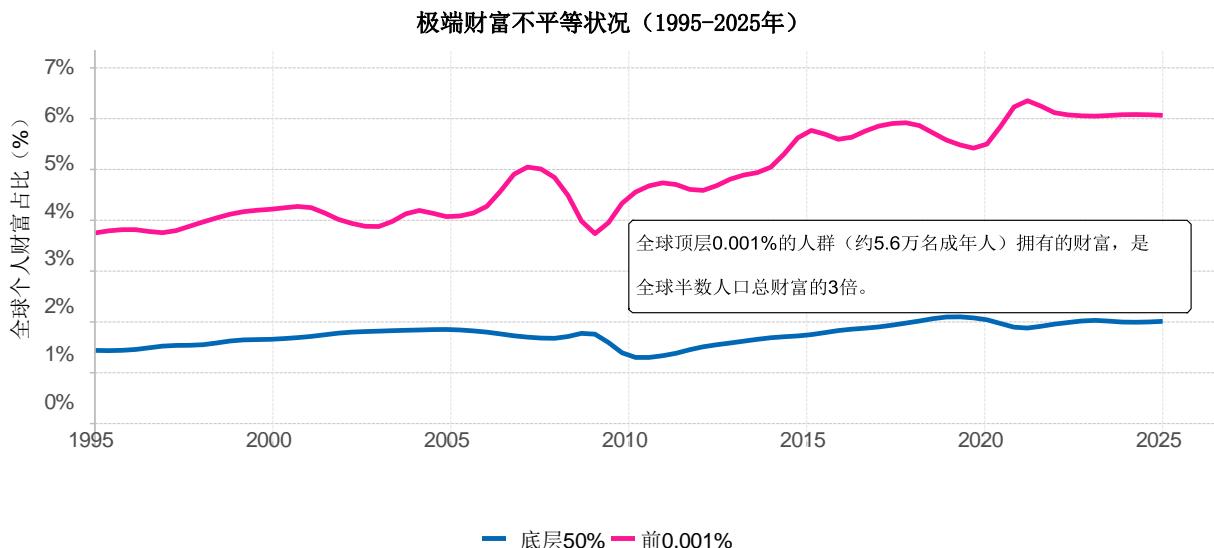
低估半数人口劳动价值的经济体，终将削弱自身的增长潜力与韧性。

地区间不平等

全球平均值掩盖了地区间的巨大不平等现象。图7显示世界被划分为清晰的收入阶层：北美、大洋洲和欧洲等高收入地区；俄罗斯、中亚、东亚及中东北非等中等收入群体；以及拉丁美洲、东南亚南部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人口稠密但平均收入仍处于低位的地区。

即使考虑地区间的价格差异，这种反差依然显著。北美大洋洲居民平均收入约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居民的13倍，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换言之，北美大洋洲日均收入约为125欧元，而撒哈拉以南非洲仅为10欧元。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据仅为平均值——在各区域内部，仍有大量人群生活在更贫困的境地。

图2. 极端财富不平等持续存在且日益加剧



解读：最富有的0.001%成年人持有的个人财富占比，从1995年的约3.8%上升至2025年的近6.1%。而最贫困的50%全球人口所持财富占比在微幅增长后，自2000年代初便停滞于2%左右。个人净财富等于个人持有的金融资产（如股票或债券）与非金融资产（如住房或土地）之和，扣除其债务后的净值。**数据来源与系列：**Arias-Osorio等人（2025）及 wir2026.wid.world/methodology。

图8通过展示各地区内部的收入与财富分配，进一步凸显了这一点。收入在所有地区都存在不均，最富有的10%始终占据远高于底部50%的份额。但在财富方面，集中度更为极端。各地区中，最富有的10%掌控着超过一半的总财富，而底部一半人口往往只能分得极其微小的份额。

无论跨区域还是区域内部，不平等现象都极为严重。北美大洋洲等地区虽享有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收入与财富，却仍存在巨大内部差异；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则面临双重困境——平均水平低下且内部极端不平等。

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id.world）的独特优势在于，它能够追踪从最贫困个体到最富裕阶层的完整收入与财富分布，同时提供多年间的国家层面数据。这使得我们不仅能考察地区间的不平等现象，还能深入分析单个国家内部及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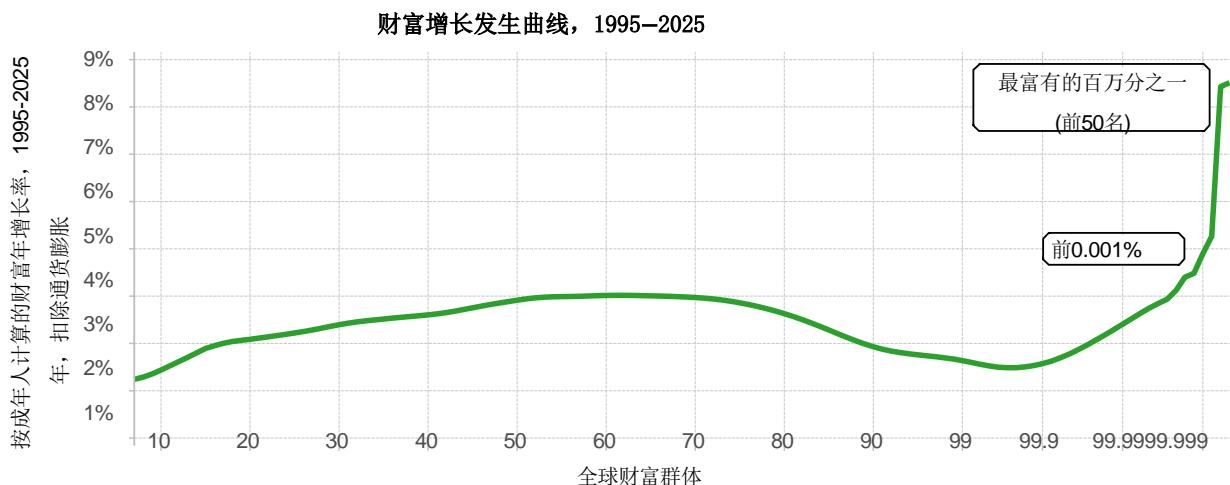
图9通过“顶层10%/底层50%收入比”（T10/B50）直观展现了这一特性。该指标简洁而有力地提出一个核心问题：平均而言，顶层10%人群的收入是底层半数人群的多少倍？其揭示的答案暴露了各国国内存在的巨大不平等现象。

尽管各国内外不平等现象普遍严重，其程度却呈现出明显规律。欧洲及北美、大洋洲大部分地区属于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区域，但即便在此类地区，顶层群体掌握的财富也远超底层半数人口。美国则是个例外，其不平等程度高于其他高收入国家。另一端，拉丁美洲、南部非洲和中东北非地区，底层50%人口收入低下，而顶层财富极度集中，形成了全球最高的T10/B50收入差距之一。

再分配、税收与逃税

跨国跨时期的研究表明，政策干预确实能缓解不平等。图10展示了累进税制等税收转移政策，

图3. 财富增长主要集中在本已极其富裕的群体



解读: 1995至2025年间，全球个人净财富增长率呈现显著差异。底层50%人群虽保持每年2-4%的正增长，但因初始财富基数过低，仅贡献了全球财富增长总额的1.1%。相比之下，顶层1%人群年均增长率显著更高（2%至9%），同期贡献了全球财富增长的36.7%。其中最顶端的50位富豪群体增幅最为陡峭。个人净财富定义为个人持有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与非金融资产（如住房、土地）之和，扣除其债务后的净值。**注:** 曲线采用中心化移动平均法进行平滑处理。**数据来源与系列:** Arias—Osorio等人（2025）、Chance1等人（2022）及 wir2026.wid.world/methodolo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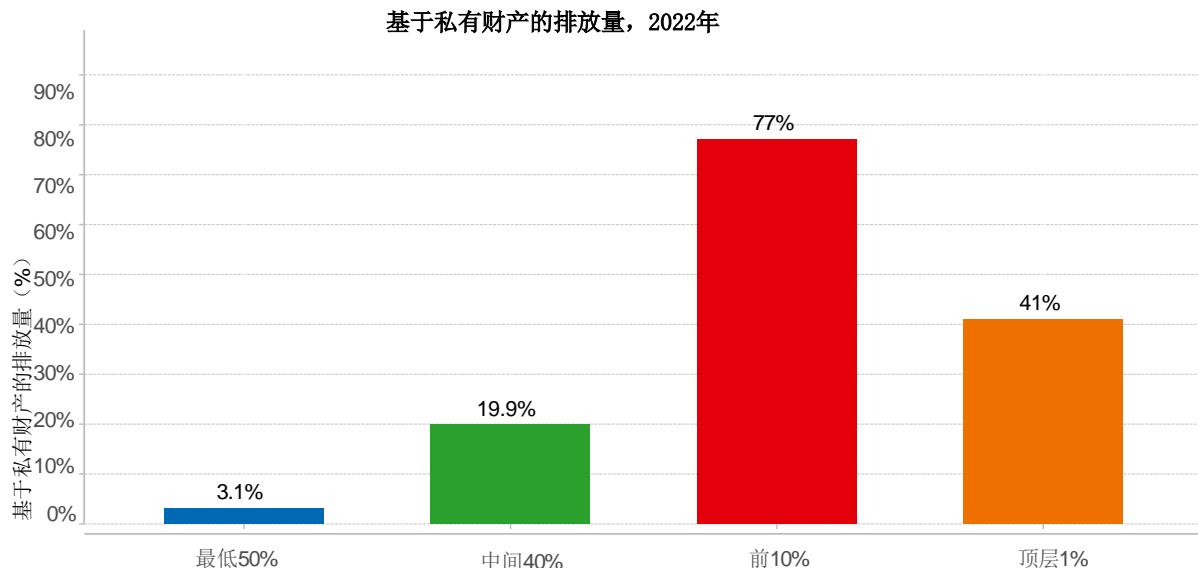
尤其是再分配性转移支付，在每个地区都显著降低了不平等现象，尤其当制度设计合理且持续实施时效果更为显著。在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税收与转移支付体系始终能将收入差距缩小30%以上。即便在拉丁美洲，1990年代后实施的再分配政策也大幅缩小了收入差距。证据表明，在每个地区，再分配政策都有效地降低了不平等现象，但存在显著差异。

全球人力资本获取的不平等依然极其严重：其程度之大远超多数人想象。202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均教育支出仅为220欧元（购买力平价），而欧洲和北美地区为7430欧元，北美和大洋洲则为9,020欧元（见图11），差距超过1:40（约为人均GDP或国民净收入差距的三倍）。此类差异塑造着代际人生机遇，固化了

机会地理格局，加剧并延续了全球财富等级制度。

此外，税收往往在最需要的地方失效：即收入分配的最顶端。图12揭示了超级富豪如何逃避纳税。对大多数人而言，实际所得税率稳步攀升，但对亿万富翁和千万富翁却急剧下降。这些精英阶层缴纳的税款比例，反而低于收入低得多的普通家庭。这种递减式征税模式剥夺了国家用于教育、医疗和气候行动等关键领域的投资资源，更因削弱民众对税收体系的信任而损害公平与社会凝聚力。因此累进税制至关重要：它不仅能筹集资金用于公共产品供给和缩小贫富差距，更能通过确保最富裕群体公平分担责任来强化财政体系的合法性。

图4. 最富裕群体占全球排放量比例远超平均值



解读：基于私有财产的排放量高度集中于财富分布的顶端。全球人口底层50%仅占排放量的3.1%，而中间40%贡献了19.9%。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顶层10%人群排放量高达77%，其中顶层1%人群就占了41%。**数据来源与系列：**Rehm和Chancel (2022)。

全球金融体系导致的不平等

不平等现象同样深深植根于全球金融体系之中。图13揭示了当前国际金融架构如何通过系统性机制制造不平等：发行储备货币的国家能够持续以更低成本借款、以更高利率放贷，并吸引全球储蓄流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完全相反的处境：高昂的债务成本、低收益的资产，以及持续的收入外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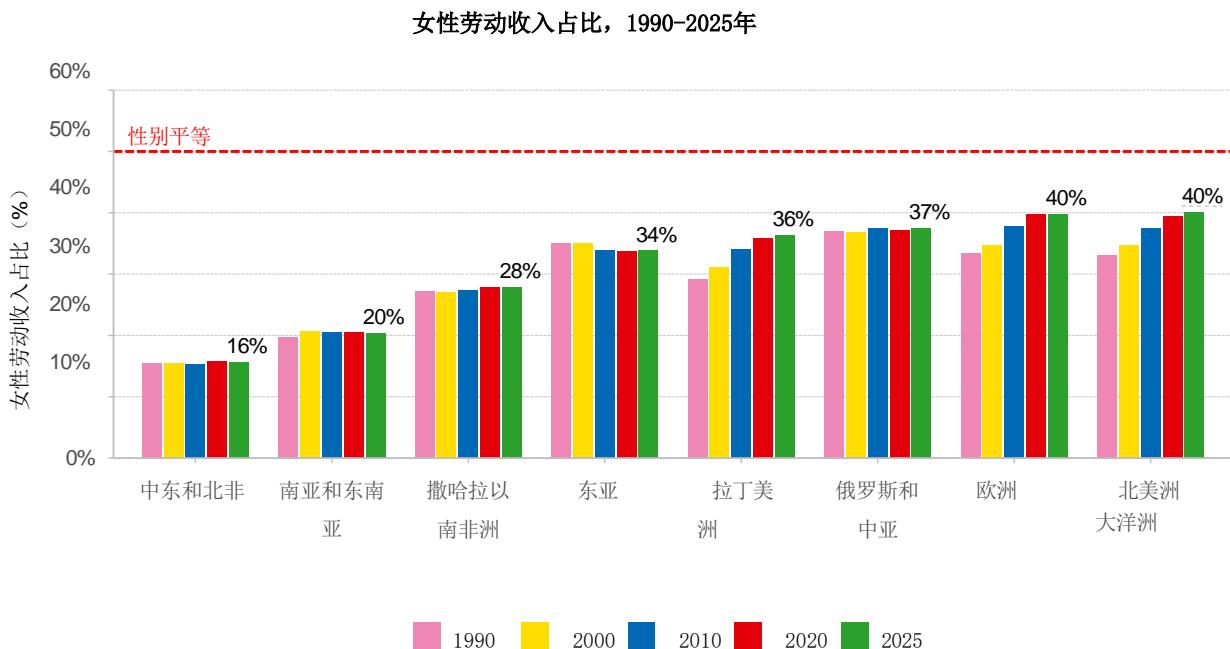
这种富裕国家所享有的特权并非源于市场效率，而是源于一种制度性设计：该设计将储备货币发行国与全球金融中心置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位置，从而使富裕经济体获益。对诸如美国国债、欧洲主权债券等“安全”资产的持久需求——并由央行外汇储备、监管标准（如《巴塞尔协议III》）以及信用评级机构的评判进一步强化——巩固了这一优势（见图14）。其结果是，富裕国家能够长期以更低成本借贷，同时在海外投资收益更高的资产，因而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成为“金融地租者”，而这一地位是以较贫穷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建立起来的。

其结果是一种现代形式的结构性不平等交换。殖民势力曾通过掠夺资源将赤字转化为盈余，而当今发达经济体则借助金融体系达成类似效果。发展中国家被迫向外转移资源，其在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能力受到制约。这种动态不仅加剧了全球不平等，更扩大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因为支持储备货币发展模式的包容性制度设计的财政空间正不断被侵蚀。

政治分裂与民主

经济鸿沟不仅存在于市场领域，更直接渗透至政治层面。不平等决定了谁能获得代表权、谁的声音具有影响力，以及政治联盟如何形成或瓦解。图15揭示了西方民主国家传统阶级政治格局的瓦解过程。20世纪中叶，低收入群体和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群体倾向于左翼政党，而富裕群体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则倾向于右翼，由此形成鲜明的阶级分化，并推动再分配政策不断加强。

图5. 女性劳动收入持续低于男性的普遍现象



解读：该图展示了1990至2025年间全球各区域女性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趋势。2025年，中东和北非地区女性劳动者收入约占该地区劳动总收入的16%，而北美大洋洲及欧洲地区该比例约为40%。全球层面，女性劳动收入占比从1990年的27.8%上升至2025年的28.2%。尽管取得一定进展，但所有地区实现性别平等的目标仍遥不可及。

数据来源与系列：Neef和Robilliard (2021)、Gabrielli等人 (2024)，以及wir2026.wid.world/methodolo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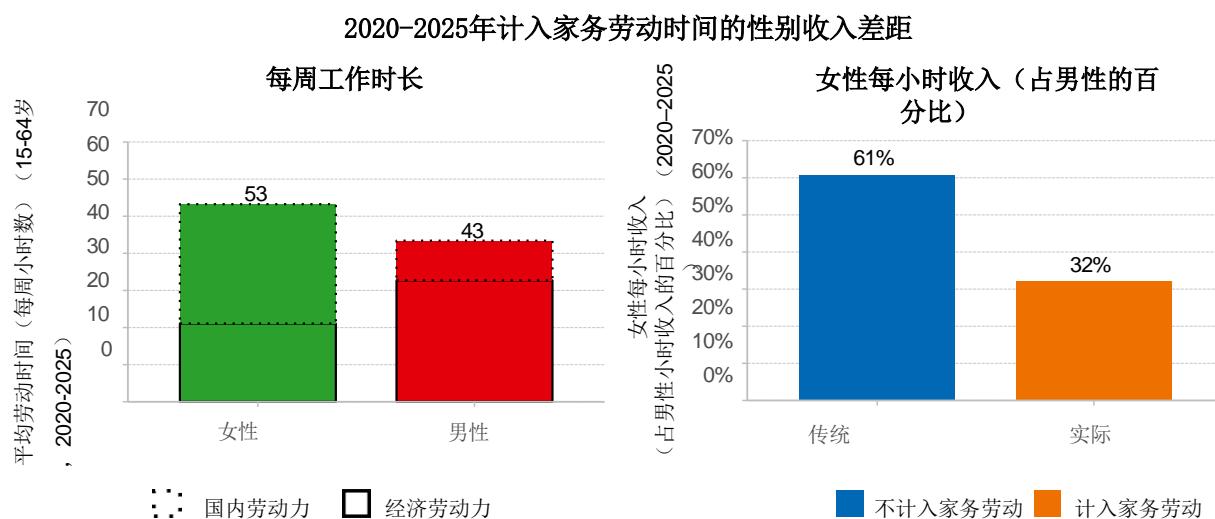
如今，这种模式已然瓦解。首先，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现已呈现不同走向（见图15），使得支持再分配的广泛联盟更难维系。这种演变可归因于教育普及伴随着阶级结构的复杂化。例如，许多高学历但相对低收入的选民（如教师或护士）目前投票支持左翼，而许多学历较低但收入相对较高的选民（如自雇人士或卡车司机）则倾向于投票支持右翼。

更引人注目的演变是国家内部地域分化的加剧。在许多发达民主国家，大都市中心与小城镇之间政治立场的鸿沟已达到百年未见的程度（见图16）。公共服务（教育、医疗、交通

及其他基础设施）、就业机会以及贸易冲击暴露程度的不平等，已瓦解社会凝聚力，削弱了再分配改革所需的政治联盟。其结果是，工人阶级选民如今或分散在两党阵营中，或失去有力代表，这既削弱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又加剧了不平等。为重启战后时期的再分配联盟，必须设计惠及所有地区的更宏伟的政策纲领——正如过去成功实践的那样。

这种（政治联盟的）碎片化侵蚀了应对不平等所需的政治基础，阻碍了再分配政策的实施。与此同时，财富在政治中的影响力加剧了政治影响力的不平等。图17显示竞选资金高度集中于最富裕阶层：在法国和韩国，最富有的10%公民贡献了不成比例的大部分政治捐款。这种金融权力的集中放大了精英阶层的声音，压缩了公平政策制定的空间，并进一步边缘化劳动大众。

图6. 计入家务劳动后，女性每小时收入仅为男性的32%



解读：左图显示，在全球范围内，当同时计算经济劳动和家务劳动时，女性每周工作时间超过男性。右图显示女性每小时收入远低于男性：仅考虑经济劳动时测得的差距（39%=100%-61%）较小，但计入家务劳动时间后差距显著扩大（68%=100%-32%）。两图共同凸显女性承受的双重负担：总工作时间更长且每小时劳动回报更低。**注释：**经济劳动涵盖国民账户记录的有偿活动；家务劳动包含家务劳动、烹饪及照护工作。计算基于Andreeșcu等人（2025）运用全球时间利用与收入数据得出。**数据来源与系列：**Andreeșcu等人（2025）。

减少不平等是一种政治选择。然而，选民群体碎片化、劳动者代表性不足、政治游说团体的过度影响以及财富的超额影响力，都阻碍了改革所需的联盟形成。这种现状可以改变。它反映了关于竞选资金规则、政党策略和制度设计的政治选择，只要有足够的意愿，这些选择都可以重塑。因此，为达成共识创造条件，对减少不平等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具体政策工具。

政策方向

证据清晰表明：不平等是可以缩减的。多种政策以不同方式证明了其缩小差距的有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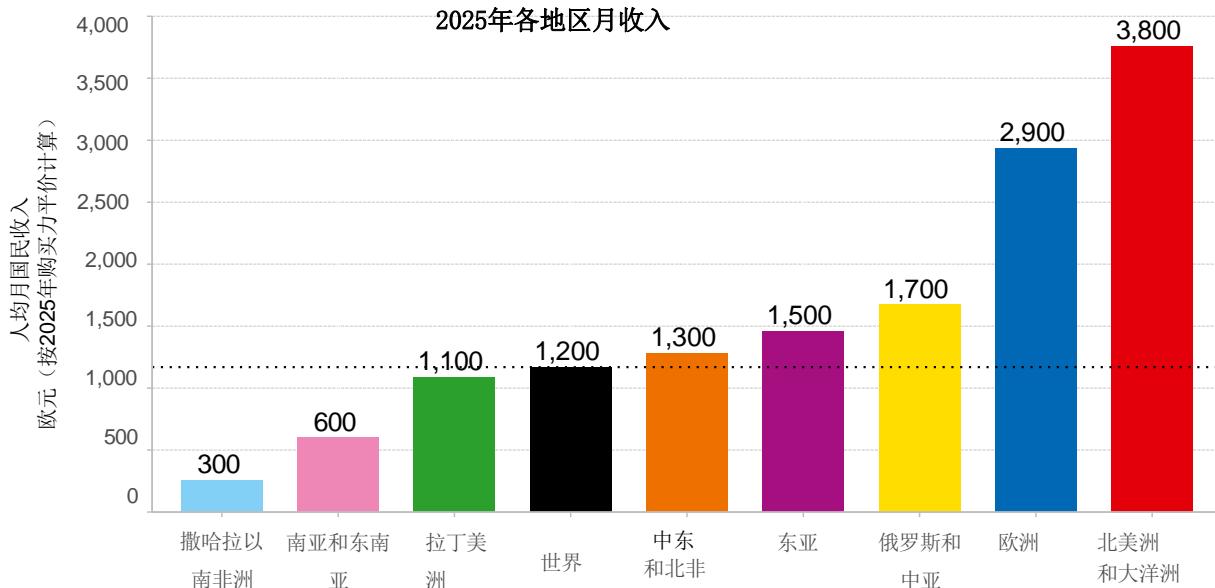
重要途径之一是通过公共资金投入教育与医疗领域。这些领域堪称最强大的平等化力量，但基本服务的获取渠道仍存在显著差异——资源分配不均且呈现阶层分化。公共

投资于免费优质教育、全民医疗、托育服务和营养计划，能够缩小早期发展差距，并创造终身学习机会。通过确保人生机遇取决于才能与努力而非出身背景，此类投资将构建更具包容性与韧性的社会。

另一条途径是通过再分配计划。现金转移支付、养老金、失业救济金以及针对弱势家庭的定向支持，能直接将资源从顶端转移至底层。在设计得当的情况下，这些措施已有效缩小收入差距、增强社会凝聚力，并为经济冲击提供缓冲——尤其在福利体系薄弱的地区。

推进性别平等亦能带来进步。缩小性别差距需打破塑造劳动价值与分配模式的结构性壁垒。通过提供可负担的托儿服务、父母产假制度（包含父亲产假）、和照顾者养老金补贴在内的政策等，对于实现机会均等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严格执行同工同酬原则，并加强对职场歧视的保护。解决这些不平等现象，能确保机会与回报不再由性别决定，而是取决于贡献与能力。

图7. 地区间不平等现象同样极其严重



解读: 各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居民的平均月收入为601欧元，而欧洲居民的平均月收入为2,934欧元，前者仅为后者的4.9分之一。**数据来源与系列:** wir2026.wid.world/methodology。

气候政策提供了观察不平等的另一重要维度：若设计不当，它可能加剧不平等；但若规划合理，它也能够减少不平等。将气候补贴与累进税制结合，有望以公平的方式加速低碳技术的普及。对奢侈性消费或高碳排放投资征税与实施监管，也有助于降低最富裕群体的排放水平。

税收政策是另一项强有力的杠杆。更加公平的税制——即通过累进税让最顶端人群承担更高的税率——不仅能够动员更多财政资源，也能够增强财政的合法性。即便以相对温和的税率对亿万富翁和数亿资产阶层实施全球最低税，也可筹集相当于全球GDP0.45%至1.11%的资金（见图18），从而为教育、医疗保健以及气候变化方面的变革性投资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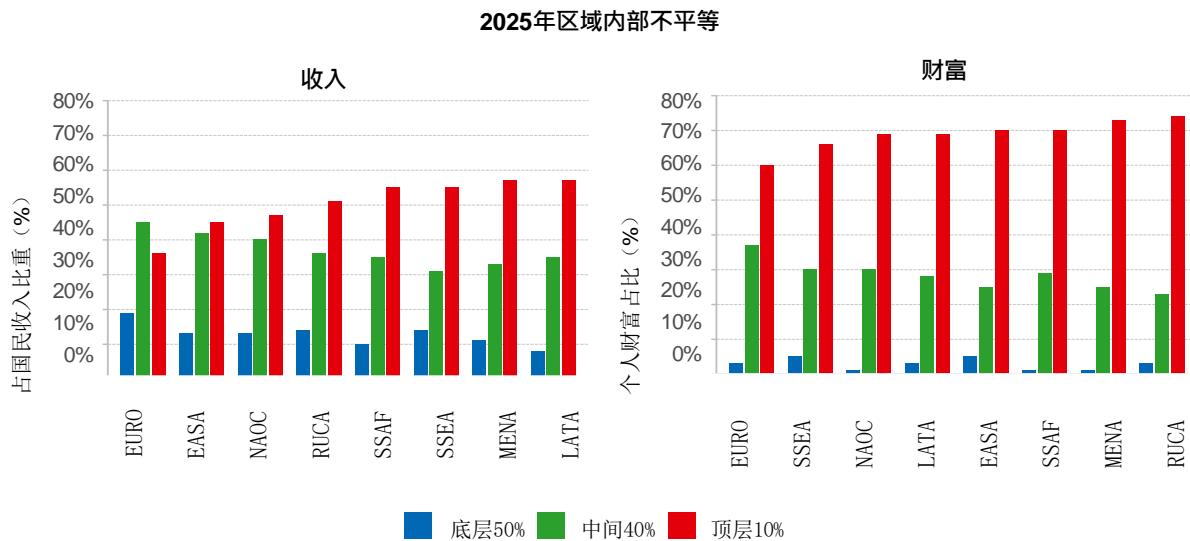
改革全球金融体系亦可缩小不平等。现行机制使发达经济体能低成本借贷并获得稳定资金流入，而发展中经济体却面临高成本负债和持续资金外流。推行全球货币、集中式借贷系统、对过剩盈余征收矫正性税收等改革，将拓展社会投资的财政空间，并减少长期定义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平等交换。

结论

不平等是一种政治选择——它源于我们的政策、制度与治理结构。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所带来的代价十分明显：社会分裂加深、民主愈发脆弱，以及气候危机对最无责任的群体造成最严重的冲击。但改革的可能性同样清晰可见：在再分配有力、税制公平、社会投资被优先考虑的地方，不平等就会缩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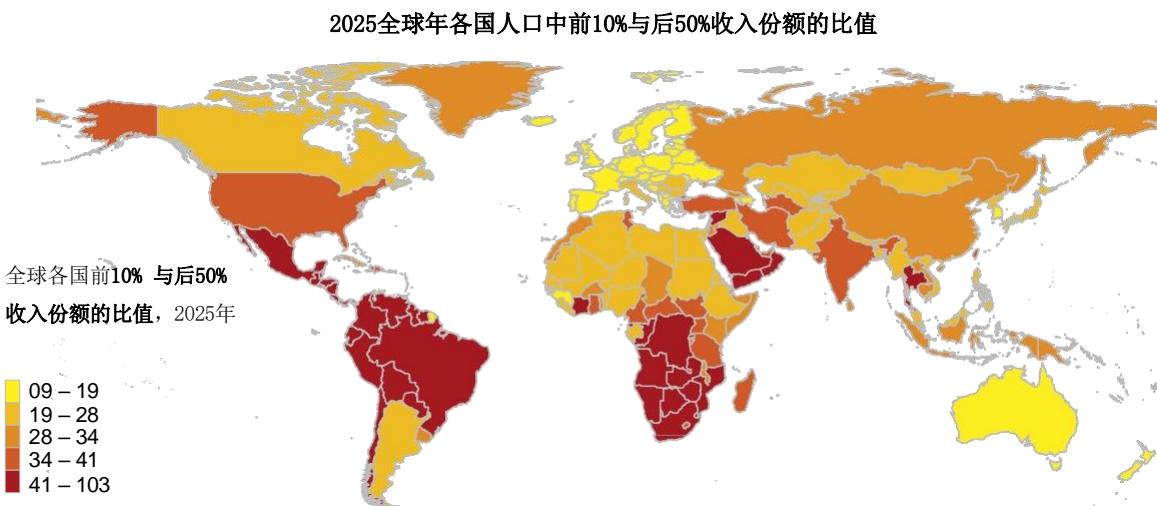
工具已经存在，真正的挑战在于政治意愿。未来数年我们所作出的选择，将决定全球经济是继续走向财富的高度集中，还是迈向共同繁荣。

图8. 在每个地区，收入乃至财富都高度集中于顶层阶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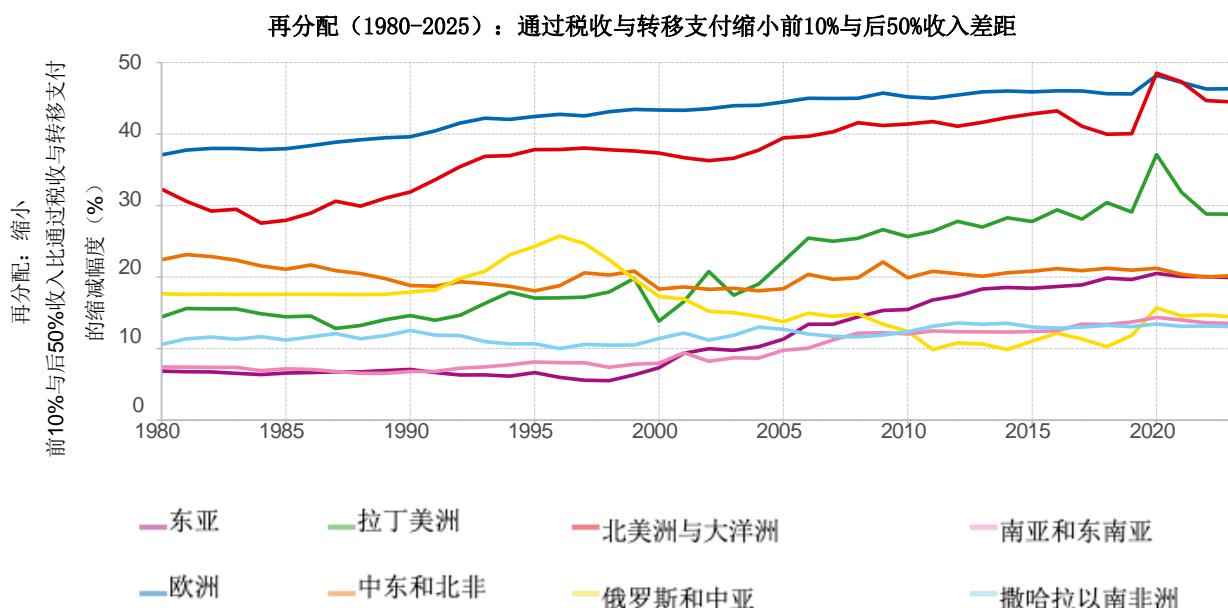
解读: 在每个地区，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都存在显著的不平等现象。财富在顶层的集中程度远高于收入。数据按前10%人群的份额排列。收入统计在个人领取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之后，但缴纳所得税及其他转移支付之前。个人净财富为个人持有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与非金融资产（如住房、土地）之和，扣除债务后的净值。**注释。** EASA: 东亚，EURO: 欧洲，LATA: 拉丁美洲，MENA: 中东与北非，NAOC: 北美与大洋洲，SSEA: 南亚与东南亚，SSAF: 撒哈拉以南非洲，RUCA: 俄罗斯与中亚。**数据来源与系列:** wir2026.wid.world/methodology。

图9. 部分国家面临低收入与极高不平等的双重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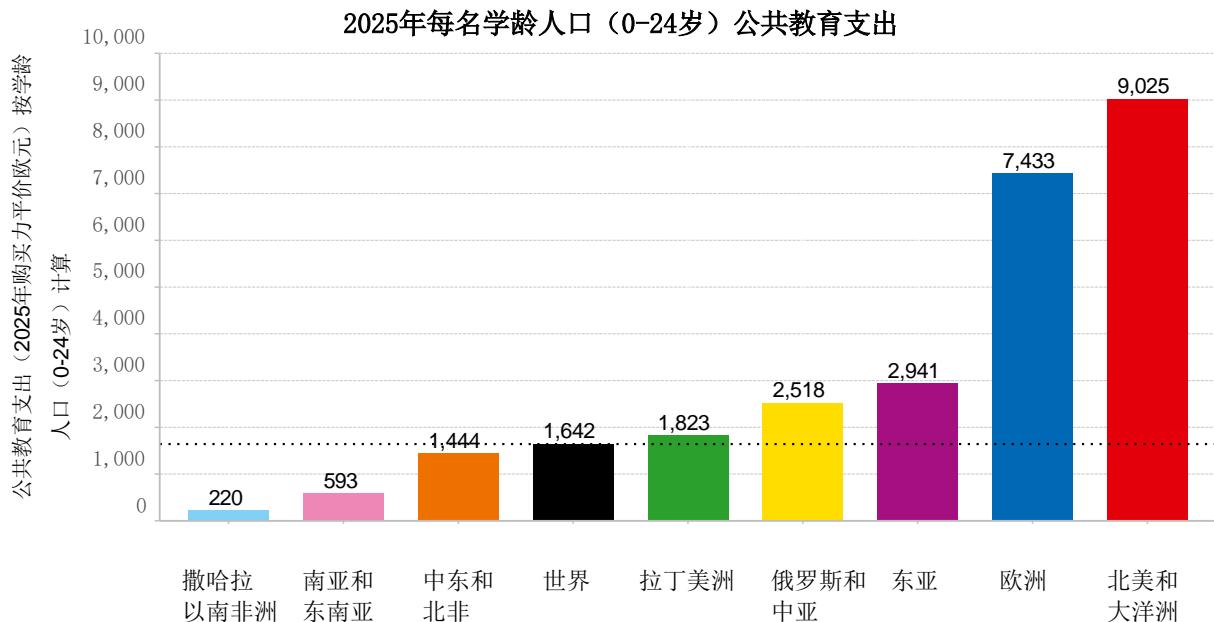
解读: 本图展示2025年各国人口中前10%与后50%收入份额的比值。在巴西，顶层10%人群的收入约为底层50%人群的65倍，法国该比例为17倍。收入数据统计在个人领取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之后，但未扣除其缴纳的其他税款及获得的转移支付。**数据来源与系列:** wir2026.wid.world/methodology 及 Chancel 与 Piketty (2021)。

图10. 累进税制与转移支付可缩小收入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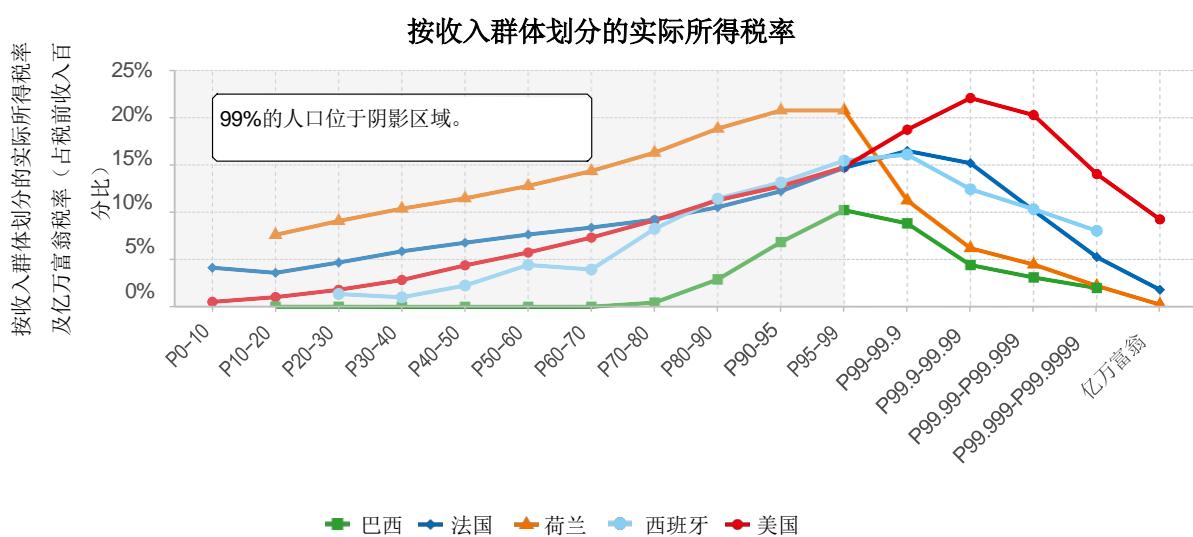
解读: 该图展示了税收与转移支付对各地区不平等的影响，以最高10%收入群体与最低50%收入群体收入比的缩减幅度衡量（正值表示不平等程度降低）。税收与转移支付体系在所有地区均能降低不平等，但再分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数据来源与系列:** wir2026.wid.world/methodology 及 Fisher-Post 和 Gethin (2025)。

图11. 地区间机会不平等显著



解读: 2025 年, 全球各地区学龄人口 (0 至 24 岁) 的平均公共教育支出差异巨大, 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220 欧元到北美和大洋洲的 9,025 欧元 (2025 年购买力平价), 差距接近 1 比 41。若采用市场汇率 (MER) 而非购买力平价 (PPP), 差距将扩大至 2-3 倍。**数据来源与系列:** Bharti 等人 (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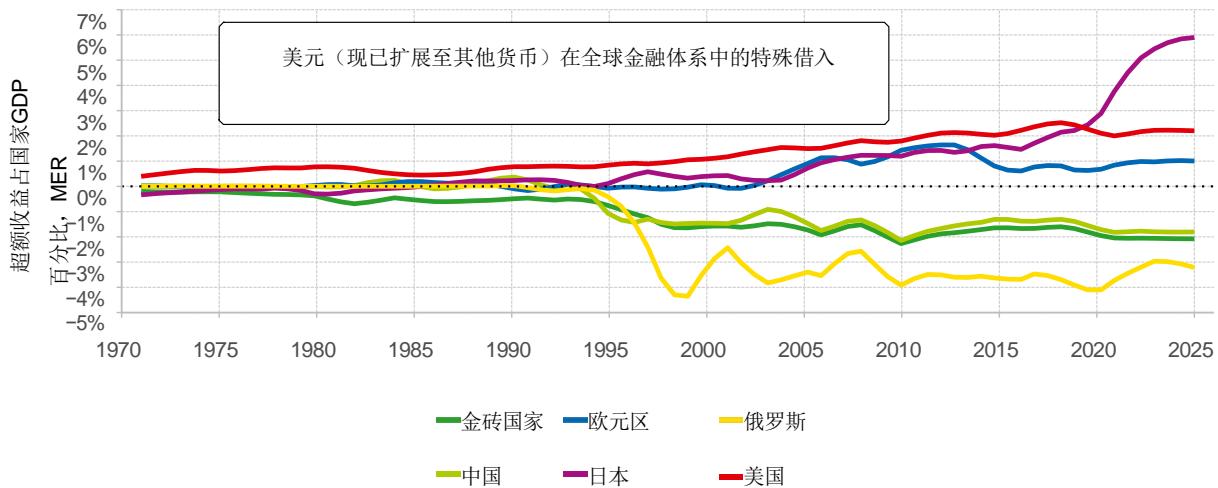
图12. 超级富豪逃避累进税制



解读: 本图展示了巴西、法国、荷兰、西班牙和美国按税前收入分组的实际所得税率, 以及美元亿万富翁的税率情况。所得税率仅包含个人所得税及等效税种。所有数值均以税前收入占比形式呈现, 税前收入定义为扣除养老金后的税前国民收入总额。P0-10代表收入分布最低的10%群体, P10-20代表次低收入十等分群体, 依此类推。**数据来源与系列:** Artola 等 (2022)、Bozio 等 (2024)、Bozio 等 (2020)、Bruil 等 (2024)、Palomo 等 (2025)、Saez 与 Zucman (2019) 及 Zucman (2024)。

图13. 国际金融体系加剧不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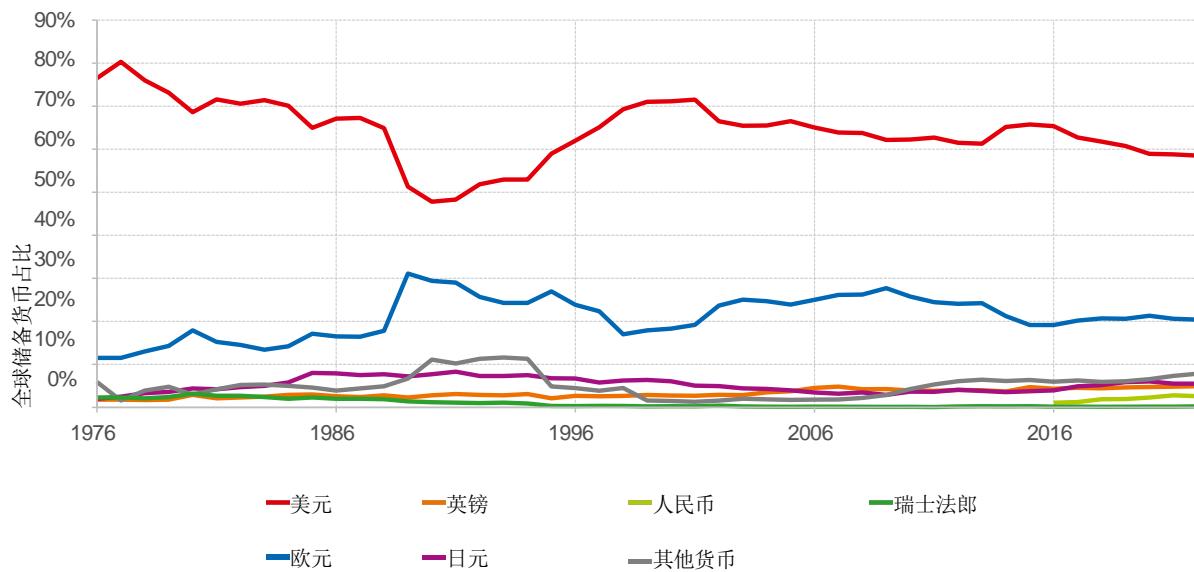
超额收益（资产-负债）占国家GDP比重，1970–2025年



解读: 本图展示了超额收益收入（即外国资产与负债回报率之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数据显示，曾经仅属于美国的“超额特权”已演变为更广泛的富裕世界现象。到2025年，美国仍保持着2.2%的显著特权优势，欧元区紧随其后达到1%。日本尤为突出，其特权在2025年将达5.9%。相比之下，金砖国家持续承受约2.1%的负担，凸显其作为富裕经济体净资本供给方的角色。**注:**正值代表金融特权带来的收入增益；负值代表金融负担。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数据来源与系列:** Nievas and Sodano (2025) 及 wir2026.wid.world/methodolo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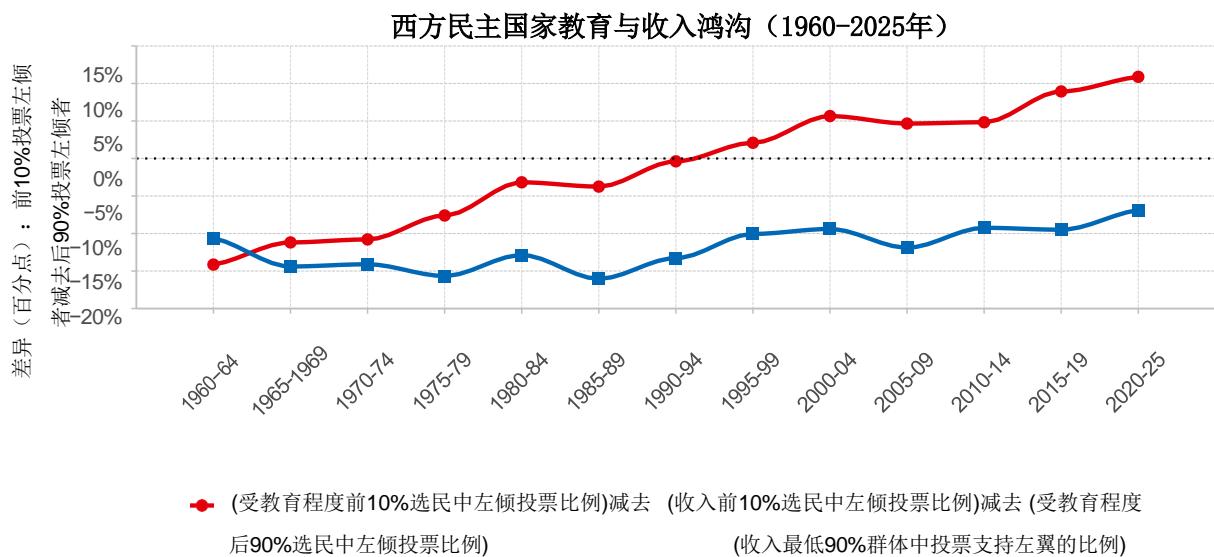
图14. 特权国家承担较低负债成本源于政治设计而非市场动态

1976–2022年全球储备货币占比



解读: 富裕国家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者，这些货币随后被用于国际交易，并作为全球价值储备。由于《巴塞尔协议III》等国际金融规则，这些货币主导着中央银行储备，锁定了持续需求。这导致借贷成本持续较低。**数据来源与系列:** Nievas和Sodano (2025) 以及 wir2026.wid.world/methodolo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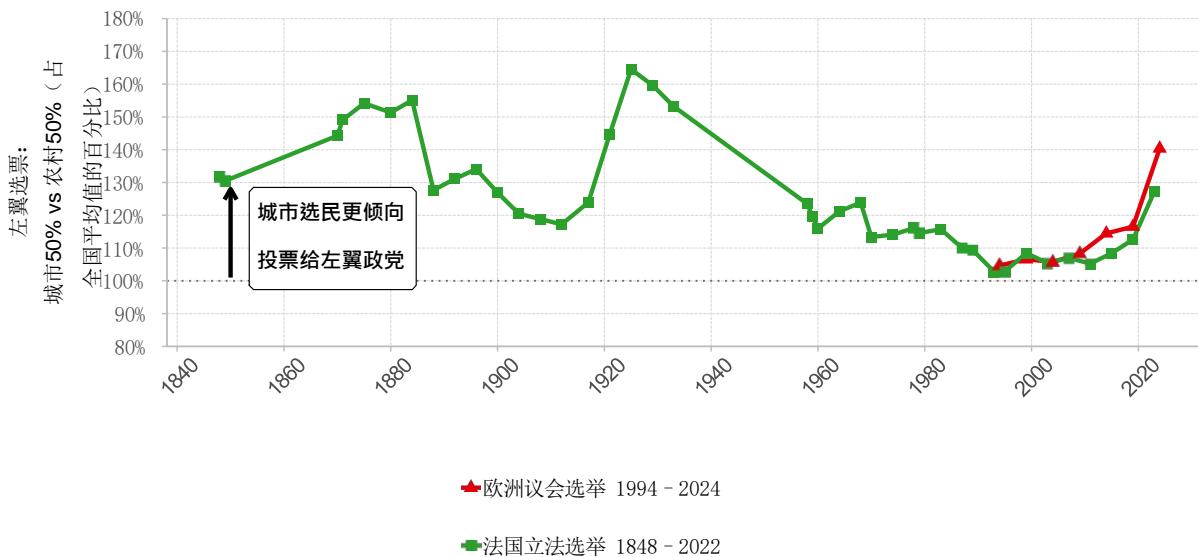
图15. 我们需要政治行动，但政治联盟难以形成



解读：在1960年代，受教育程度较高和收入较高的选民投票支持左翼政党（民主/工党/社会民主/社会主义/绿党）的比例，比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收入较低的选民高10个百分点以上。左翼选票逐渐与高学历选民群体产生关联，由此催生出多精英政党体系。数据对应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及美国五年平均值。估算值已控制收入/教育水平、年龄、性别、宗教信仰、教堂出席率、城乡差异、地区、种族/族裔、就业状况及婚姻状况（在具备相关变量数据的年份/国家中）。**数据来源与系列：**Gethin等（2021）及世界政治分歧与不平等数据库（wpid.world）。

图16. 大城市与小城镇的分化程度已达百年未见之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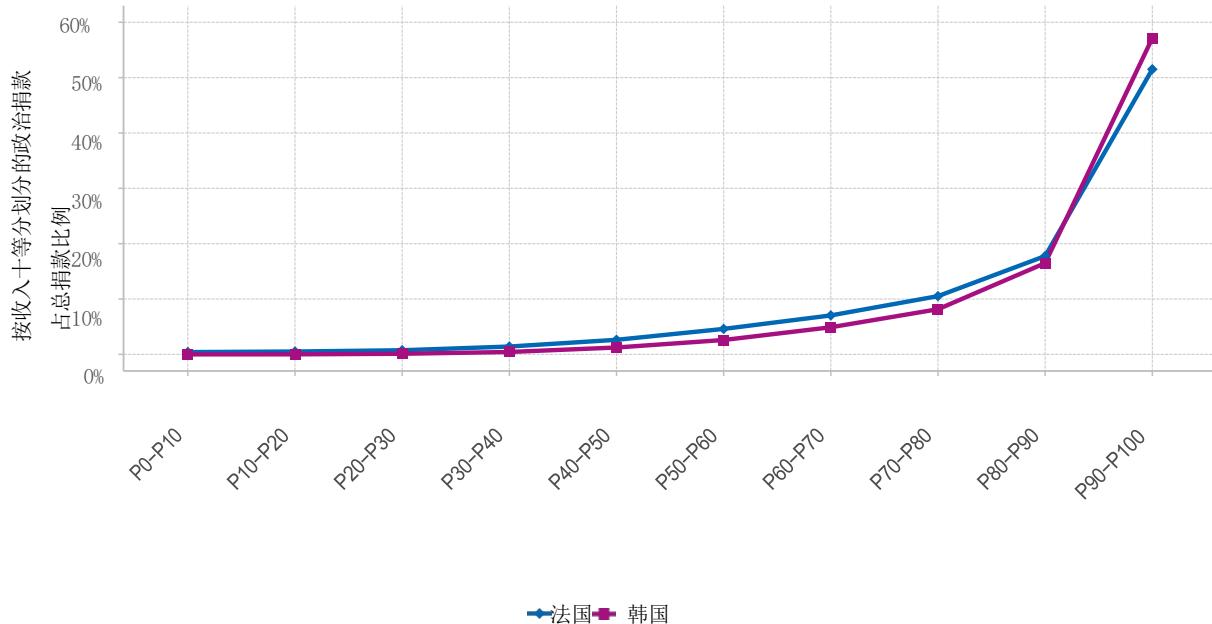
左翼选票：1848–2024年法国城乡分化趋势



解读：本图板展示了城市地区左翼选票与农村地区左翼选票的比例关系。其比较对象为按城市聚居规模划分的50%最城市化地区与50%最农村化地区。无论是欧洲议会选举（1994–2024年）还是立法选举（1848–2022年），城乡差距自1990年代中期起显著扩大，并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急剧攀升。**数据来源与系列：**Cagé与Piketty（2025）及unehistoiredunconflictpolitique.fr。

图17. 若无再分配，政治不平等将加剧

按收入十等分划分的政治捐款占比



解读：法国与韩国按收入十等分划分的政治捐款总额占比（2013 - 2021）。捐款高度集中于顶端群体，最富裕的十分位贡献最大份额。数据来源与系列：Cagé (2024)。

图18. 最低征税可保障高收入阶层的累进性，其税收收入可降低不平等

全球税收正义方案：基准情景、中等情景与雄心情景			
	基准情景	中等情景	雄心情景
财富税	对净财富超过 1 亿美元部分征收 2%	对净财富超过 1 亿美元部分征收 3%	对净财富超过 1 亿美元部分征收 5%
受影响的成年人	最富有的前 0.002% (92,140 人)	最富有的前 0.002% (92,140 人)	最富有的前 0.002% (92,140 人)
税收收入 (十亿美元)	503	754	1,256
年度税收收入占 2025 年全球 GDP 的比例	0.45%	0.67%	1.11%
年度税收收入占 2025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南 亚、东南亚总教育支出 的比例	1.2x	1.7x	2.9x

解读。本表格呈现了基准、中等与雄心三种全球财富税情景，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亿万富翁与千万富翁（约 92,140 名成年人）。情景之间的差异来自税率与起征门槛不同，预计在 2025 年可产生相当于全球 GDP 0.45% 至 1.11% 的税收收入。估算假设 10% 的避税率。**来源与数据系列：**全球财富税模拟器 (wid.world/world-wealth-tax-simulator) wir2026.wid.world/methodology

注释

¹ 参见例如：

安德列斯库 与 爱丽丝·索达诺 (2024)；

阿里亚斯-奥索里奥 等 (2025)；

巴蒂 与 莫 (2024)；

鲍卢兹、布拉萨克、克拉拉·马丁内斯-托莱达诺、涅瓦斯 等 (2025)；

鲍卢兹、布拉萨克、克拉拉·马丁内斯-托莱达诺、皮凯蒂 等 (2024)；

尚塞尔、弗洛雷斯 等 (2025)；

迪特里希 等 (2025)；

埃尔-哈里里 (2024)；

弗洛雷斯 与 苏尼加-科尔德罗 (2024)；

福沃德 与 费舍尔-波斯特 (2024)；

戈麦斯-卡雷拉、莫什里夫、涅瓦斯 与 皮凯蒂 (2024)；

戈麦斯-卡雷拉、莫什里夫、涅瓦斯、皮凯蒂 与 索曼奇 (2025)；

卢贝斯 与 罗比利亚尔 (2024)；

涅瓦斯 与 皮凯蒂 (2025)。

2

盖辛、克拉拉·马丁内斯-托莱达诺 与 皮凯蒂 (2021)；

盖辛、克拉拉·马丁内斯-托莱达诺 与 皮凯蒂 (2022)；

盖辛 与 克拉拉·马丁内斯-托莱达诺 (2025)。

WIR2026.WID.WORLD

